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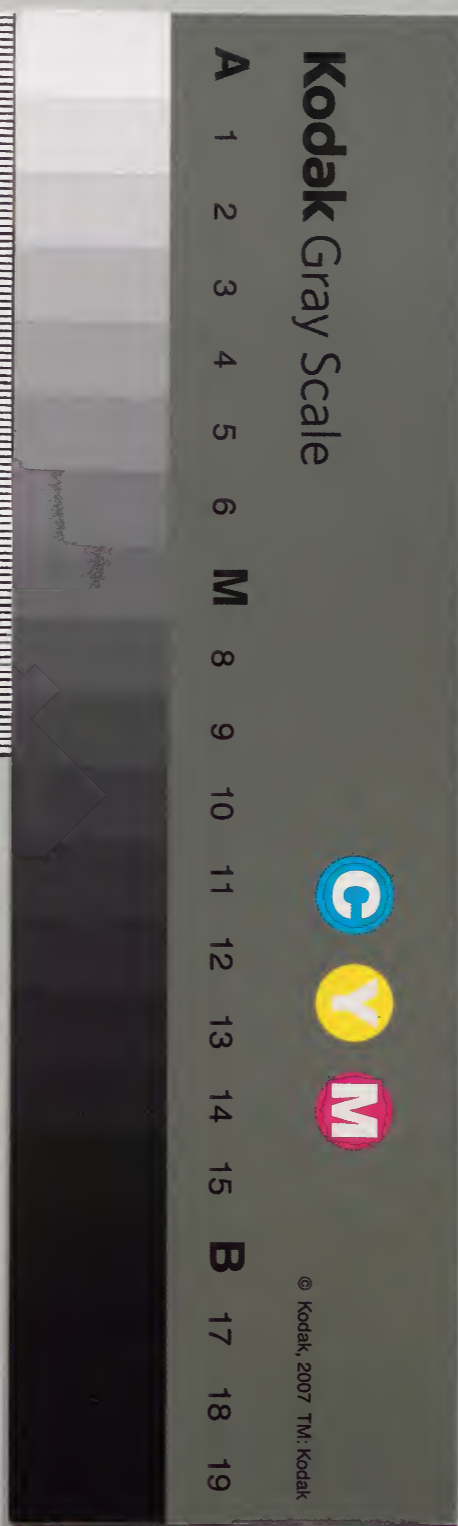
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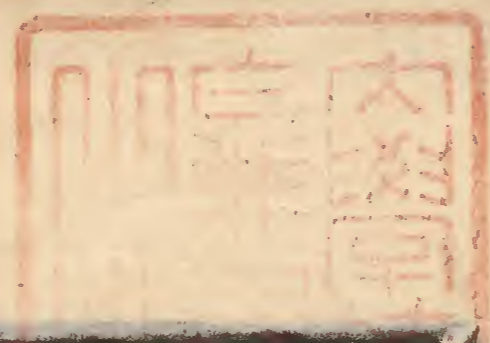
二十一之三

漢書門				
五〇冊	一〇架	三三函	二三八號	二

內閣文庫			
二七九函	一五〇冊	二三八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8	
冊數	50 (40)		
函號	279	59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班固漢書八十一

淺草文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父世農夫

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為

受顧也而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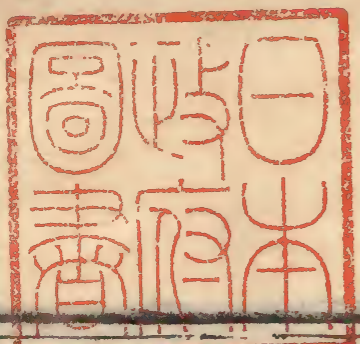
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

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

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

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

乃其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



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
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
說詩解人頗笑如馮口使人衡射策甲科以不
應令除為大常掌故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
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即中乙科為太
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為太
甲科之令所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學以止為掌故
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
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
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
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
有師道可觀覽宜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

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
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
師傳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
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
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
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
善問名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以其以將軍
休美也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師古曰仰而所舉不
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師古曰

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
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孤白之裘而反衣之
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弃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音於既反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將軍誠召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置莫府學士欽然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與參行之也欽音倉

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師古曰材藝所長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勢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比年大赦比類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勢也

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師古曰

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為言觀

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

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

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網紀失序疏者踰內

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親戚之恩薄婚

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

曰設施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原本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

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師古

日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朝廷者天下之楨

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

日循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

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

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

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

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

化於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

枝害好陷人於罪師古曰枝堅也謂酷害貪

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茲邪不止雖嚴刑峻
 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
 失於教化耳上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
 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厚也謂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鄭伯好勇而國人暴
 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
 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揚暴
 袒也暴虎于公所將叔無狙戒其傷汝禮揚肉
 也叔荊公之弟太叔也狙也公鄭莊公也將請
 言以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狙空手搏虎取
 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
 汝也禮音千羊反狙音錫字竝從秦穆貴信而士
 衣將音千羊反狙音錫字竝從秦穆貴信而士
 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

行鐵虎許諾及公薨皆陳夫人好巫而民淫
 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
 祀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
 丘之下無冬無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夏值其鷺羽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
 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
 其國有財不能有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其詩
 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
 也畜讀太王躬仁邠國貴怒師古曰太王周
 日蓄父也國於邠脩德行義我狄攻之欲得
 公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
 地與之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
 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
 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
 歸之邠即今幽州是其地也言化太土之仁
 故其俗皆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貴誠怨

師古曰上今之偽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

謂崇尚也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

也說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

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

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

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

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

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

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

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此教

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

人之際精稷有以相盪李奇曰稷氣也言天

或災祥者也音子鳩反善惡有以相推事

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

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掩鄧展曰靜者動

掩謂日蝕也師古曰掩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

連年飢饉百姓屯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

斂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而吏安集之不

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勢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也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令海內

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各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日悅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寵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勢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

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

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以上天歆享鬼

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

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言成

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

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

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

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

或作本言脩其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勢變更

本業而顯揚也之師古曰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

更師古曰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吏民無

反扶日

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

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願陛下詳覽統

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

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

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

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

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

地之化師古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

而強其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

勇猛剛疆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
 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廣心浩
 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
 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
 而望進音類寐反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
 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
 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禮本冠婚師古曰禮
 冠者禮之始也替義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
 日替者禮之本也替者禮之本也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
 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古師

日梱與闔同謂門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
 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日禮之於內也卑不
 踰尊新不先故與踰同所以統人情而理
 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
 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眾子不得與列所
 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
 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
 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
 皆有序物大小高卑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
 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則佞巧之姦因時而

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師古曰附附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

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

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

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

引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

曰言天性已自然詩云粦粦在疚師古曰周

矣又當加意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

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

日就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

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師古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

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人之行不作乎

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周

等也日侔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

詩也窈窕幽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

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

於容儀者欲繫心而著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師古曰

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

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

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

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

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

樂無厭師古曰樂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

宣揚德音師古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

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

之正師古曰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

乖也音故審六藝之指則大人之理可得而

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

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

意師古曰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

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

事也事事皆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

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師古曰嚴

讀曰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

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

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

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六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師古曰抑之詩曰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

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又觀以

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饗醴以醴酒饗也故萬國莫

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

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

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

日休美也以立墓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

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

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

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

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

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

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

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
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
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罪至不道
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
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脩明
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
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
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
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獨也師古曰獨

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師古曰愆過也恤憂

也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

上尊酒養牛

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

衡起視事上以

新即位褻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

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特連乞骸骨讓

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

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

謀篡昌

師古曰篡逆

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

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

士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

文穎曰屬臨淮郡

鄉本田隄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其

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

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

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臨淮郡遂

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

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

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

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特

衡問殷國界事曹欲柰何殷曰賜以為舉計

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

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

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

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

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

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郡即復以

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

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

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

上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春秋

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

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
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
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師古曰附下罔
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
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
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
師古曰左馮翊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
縣名也音輦酌卜相者前師古曰至其人之前
久之頗曉其
別著布卦意師古曰列分也音彼列反時從旁言卜者愛

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
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
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
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
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寢罷
歸故官師古曰寢謂不下也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
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
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
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

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
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
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
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而禹與鳳竝
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
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
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
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朕無
聞焉師古曰不聞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

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

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

侍醫侍

天子

之醫

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

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

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

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

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

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

師古曰

殖生也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

頃皆涇渭澆灌極膏腴上賈

師古曰賈

宅財

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
堂理絲竹莞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
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
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
崇愷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
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
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
食婦女相對優人莞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
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音才卧反講論經義日

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

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

宜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服虔曰各禹年老自治豕塋起祠堂好平陵

肥牛亭部處地

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豕塋

又近

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

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

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

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

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

之籩羊孔子曰賜也亦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

宜更賜禹它地根

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
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
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
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食飲寢卧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
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
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
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
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
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

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丞之間日蝕
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灾異之應譏功王
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
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親
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
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
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
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
侵中國灾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
不語恠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恠力亂神

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

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

何況淺見鄙

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

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入宜

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

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

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

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服虔曰露茲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

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莖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茲得

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

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禹

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

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

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

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

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

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不為論念張文由是

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師古曰寢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

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諱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

生子思伋師古曰伋音級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
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
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
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
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
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
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
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
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土
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

戶彌襄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給事中加

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

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

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

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

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

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吊者再至賜東園祕器

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

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

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

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自免

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

知名是特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

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射後

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為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

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

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

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

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旨意也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

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服虔曰言已繕事書輒削藁其

草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

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

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

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

溫室殿 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
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
字不結黨及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
其勢然也師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從光祿勳
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
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
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
浪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
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
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

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
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
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
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
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
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師古曰
終第及也此 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
音必寐反 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
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師古曰光久
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

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
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
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以為令犯法者各以
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明
有所訖也師古曰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為
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弃
去於法無以解師古曰解免也請論光議以為大逆
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
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
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廼

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
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褻後將
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褻朱博坐與
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
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
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
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上
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
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
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

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
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
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
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
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
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
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
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
央宮師古曰復讀曰復傅大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首道

而行師古曰不得依正之道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
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
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
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
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
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
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
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
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
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

順指言毋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
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上重違大臣正議

師古曰又內迫傳太后猗違者連歲如淳曰

重難也丹以罪免而朱博代

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際

矣又重忤傳太后指師古曰重由是博氏在

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

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

理海內師古曰共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

朕既不明灾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日月無

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

肱之不良也師古曰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

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

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

登師古曰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

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

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

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師古曰

不能是以羣卿大夫咸愴莫以為意咎由

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

論漢書卷五十五

朕之闕下以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位非其人是為空官言

以天官私非其材於虜師古曰於讀曰呼君其

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皆

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閭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

塞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

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

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闕三相師古曰闕猶蹙也

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

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

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

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疆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

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如貌言

視聽思失師古曰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

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

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孟康曰眇行疾也側匿行

遲也師古曰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

眇音吐了反師古曰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

故曰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

前漢書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

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

先代至道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

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故灾異數

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

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

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

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

天之威於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

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承順天

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也業業危也承順天

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接

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接引也斷斷專壹之退

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

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勢

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

宗彤日之辭言既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

棊謀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棊輔也謀

反林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

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息也

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

福師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

音角明貌也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束帛拜為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

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

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幸免

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

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載

有也讀與蓋同今書本誠恐一旦顛仆無以

報稱師古曰稱副也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

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

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

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

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

也嘉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

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

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為侍

中毀譖仁賢誣翹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

師古曰艾讀曰火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

蔽朝傷善以肆意師古曰肆極也詩不云乎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其免嘉為

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

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

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

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

了傳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

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

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彙草也風讀曰調次下亦同

匡皆莫不誅傷師古曰匡音崖皆音漬匡又音五懈反皆又音仕懈反解

具在杜欽傳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

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

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

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

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

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

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

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

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

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日導今年耆有疾俊艾大

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師曰又文書

曰無遺者老也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國之將

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

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以竹有枝

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太師

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

師古曰食具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

有十七種物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

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

太師歷三世君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

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

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

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光終無

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

五年薨恭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

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

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

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

吊送葬載以乘輿輜輶及副各一乘輜輶車

及副各一乘也輜輶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

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

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絜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

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
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土
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
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
故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謚諡
宜曰孝元傳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
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古師
讀曰僻以感誤上為臣不忠嘗伏斧鉞之
誅幸蒙洒心自新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
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

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
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
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
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
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
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
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以宮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師
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
徒印綬使者以侯就弟王莽篡位以宮為太
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
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
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君宰相位服儒衣冠孟
日方領逢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紳古曰醞
掖之衣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然皆持祿保位
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
任乎如溥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
烏何也音普耕反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班固漢書八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類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徙杜陵

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

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

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

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君喪哀慙於是大

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

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請與由同

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

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日商為外戚重

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元帝崩

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

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

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

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

日蹂躪也躪轢也蹂音人九反躪音蘭老弱號呼師古曰呼長

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

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

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

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

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不宜令

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上迺止有頃長安

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

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在

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

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長八尺餘身體鴻大

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

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

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商起離席與

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

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

為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皆親也其郡有災害十

四已上商部屬按問如淳曰部屬猶差次鳳

以曉商師古曰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

素善吏宜以為後師古曰且商不聽竟奏免

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師古曰重

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

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

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

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

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

欲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

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

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

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

匡師古曰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

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性殘賊不仁遣

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

及妙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

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傅婢也奴殺

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章下有

司商私怨懟師古曰懟商子俊欲上書告商

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

子乖迕師古曰迕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

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離

不稱也之故云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

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

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違也執左道

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誣罔詩大臣節師古

乖也音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

者誅師古曰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林

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

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繼介怨

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

憂師古曰卒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

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

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

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
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
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
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
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
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商有不仁之性廼
困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度前測孝景世七
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
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私奴
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

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

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

居謂反

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

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

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

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享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

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

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

師古曰遏止也

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

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

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

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

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表也辟讀

曰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

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

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小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

知臣言多險削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削詔

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

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

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

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

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

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

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

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毆血薨謚曰戾侯而

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

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

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

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

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

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以法

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
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

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

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慕已死三子

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

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

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病疾拜高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

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

金罷就弟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

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

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

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

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

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

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

孟康曰留意於音樂

或置鞀鼓殿下

師古曰鞀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

天子自臨

軒檻上隕銅丸以擿鼓師古曰檻軒闌版也

類擿音持益反一曰擿也音丁反聲中嚴鼓之節李

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也後宮及左右習

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

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

師古曰敏速疾也温厚也温故厚蓄故事也皇太子是也若迺器

人於絲竹鼓鼗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

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

人皆黃門於是上嘿然而笑師古曰笑其後

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帝之少弟與

太子游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上望見太

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

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

母者乎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丹免冠謝上

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

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師古

曰屬音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

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

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

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數問

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特太子長舅
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
不知所出師古曰不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
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
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
蒲自非皂右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為席
用蔽地也師古
日應說是也
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
積十餘年師古曰適名彌繫於百姓天下莫
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見定陶王雅素愛幸
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
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

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
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
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
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
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丹
即却頓首曰愚臣妾聞非常死師古曰却退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
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
至崩亡也還讀日旋
善輔道太子毋違我
意師古曰道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太
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

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郟之武疆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喻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

用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勢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廼

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傳喜字稚游河內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
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
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
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
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
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傳太而
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稱以外屬
封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
師古曰與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

讀曰豫

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侵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謂魯不昌楚以子陵師古曰謂魯不昌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

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百萬之衆

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閒廉頗師古曰趙

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迺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阬之

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師古曰事喜立於朝

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如鴻曰傳喜顯

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上亦傳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自重之明年正月迺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

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

恭願又傳太后欲求稱尊彌與成帝母齊尊

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傳太

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

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

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

帥古曰遂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

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

無功而封內懷丹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

不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應劭曰放弄教虧損

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

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
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
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師曰慤謹也音口角反雖與
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
以故斥逐就國傳以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
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
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
莽賜謚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
得其子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

之家

師古曰三王謂卬成侯及商鳳三家也

皆重侯累將竊貴

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

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

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曠貴最

久

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

然至於莽

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

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

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

師古曰道讀曰道傳

附讀曰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

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
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

前漢書卷之五

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史丹字次仲京兆長安人少為郎中郎出守五刑獄獄吏有欲用刑者必先問丹丹曰欲用刑者先問獄吏獄吏曰欲用刑者先問丹丹曰欲用刑者先問丹丹曰欲用刑者先問丹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班固漢書八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師古曰贛音貢少為

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

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不其縣

名也其琅邪太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音下音基從宣歷行屬縣師古

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讀日悅

日以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

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宜廉遷樂浪都

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宜故幽州刺史舉茂

材為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

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宜為長安令治果有

名以明習文法詔輔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

即位宜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

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反之勞

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云逸之篇稱文

暇食宜引此言也仄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

古側字也佚與逸同然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

謂不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

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

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

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舉錯各以其

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至開

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

義不量力師古曰言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

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

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

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音即代反夫人道不通則

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和氣不興未必

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

木之詩也餱食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

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使

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

察焉上嘉納之宜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

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

舉也白黑猶繇是知名師古曰繇出為臨淮

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

亂者政教上徙宜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

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蒲歲稱職為真始

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

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

其及宜視事詣府謁宜設酒飯與相對接待

甚備已而陰求其罪減具得所受取宜察湛

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減師古

日牒書謂書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

議以為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馮

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

當時律條減直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

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

更官焉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古師

日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宜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湛自知

罪臧皆應記師古曰與宜而宣辭語温潤無

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

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宜宣獨

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

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

數十萬給為非法師古曰言斂取錢財以賣

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證驗以

明白欲遣吏考察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

本因薦舉得官而身故使掾平鑄令如溇口

又見儒者故云然晉灼曰王常為光武鑄說

其將帥此為徐以微言鑄鑿遣之也師古曰

平掾之名鑄謂琢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荅冉有季路之言

能則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言欲選人游

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

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

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

在山中師古曰辟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

久郡用事吏為樓煩張舉茂材遷在粟宜即

以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曰時令條有二人

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宜因移書勞勉之曰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曰孟

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若則優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

魏晉之卿族老謂家之長故或以德顯或以

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憚也蘓林曰憚同也兼

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屬縣各

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端拱無

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宜得郡中吏民罪

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

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

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宜歸恩受戒者宜為吏

賞罰明用治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

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池陽令舉廉吏獄

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因家錢宜責讓縣

縣案驗獄掾廼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

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宜聞之移

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賂

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

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極以顯其魂師古曰

追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

贈師古曰冬夏至之日賊曹掾張扶獨不

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蓋禮貴和人道尚

肯休坐曹治事宜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

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

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

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矣相樂應助曰以

也晉灼曰書篆形壹矣字象壹矣因曰壹矣

矣耳矣古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宜為

笑字也師古曰有智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

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

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師古曰

而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吏民稱之郡中清

靜遷為少府共張職師古曰共讀曰供音

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

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也師古曰工官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

也臯陶曰工官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

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

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

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不得

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

規反斃音 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

見少府宜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

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 不吐剛茹柔師古

曰大雅蒸人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 舉

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 出守臨淮陳留

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

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

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古師

日馮翊本左內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史之地故云然 以言譽人者必當試之以事 宣考績功課

簡在兩府也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 不敢過稱

以奸欺誣之臯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 臣

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宜已有效其法律任廷

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

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

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 宣

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

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

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宜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迺平會邛

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讀曰趣言苟取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

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

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

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類也

登成也年穀不成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

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

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

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

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鬲與隔三

鬲音鉅依反

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侵擾

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

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有司法君領職解媯音莫才反繇讀與由同

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子理其上丞相

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

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

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

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

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

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宜復

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

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

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相

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

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

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

同猶如色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讀與

由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

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
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
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揚明欲令劊咸面
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劊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會司隸缺
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唇
身八劊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
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骨肉相
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
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
為司隸舉奏宜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

劊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
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鬲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萬
衆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
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畜產且猶敬
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
意不善雖有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
成大臣有所通近也浸字或作侵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況首為惡
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皆大
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弄市廷尉直以為

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

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也音丁

禮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疾者與瘠人之罪

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

疾者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與咸厚善

脩而數稱宜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帥古曰言咸為

不誼而毀宜是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

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讀曰促非以恐咸為

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

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

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

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千故反今以況

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

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況以父見謗發

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

與集同集合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

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

其受賊也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

級故得減罪而為完也况以問公卿議臣

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
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
徙敦煌宜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宜子
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宜從臨淮遷
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備師古曰郵行
書之舍亦如
今之驛及行道
館舍也音尤宜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
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
生之具也解在平紀
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
稱宜意遣門下掾送宜至陳留令掾進見自
從其所問宜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
自出其意

不云惠
使之言宜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
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
以宣言為然初宜後封為侯特妻死而敬武
長公主寡居上令宜尚焉及宜免歸故郡公
主留京師後宜卒主上書願還宜葬延陵奏
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
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
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
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
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

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且嫂

何與取妹披扶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扶挑也與讀曰豫

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扶音一穴反挑音它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況梟

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

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

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

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

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

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

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

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

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

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

閒步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閒步謂步行而同閒隙以去候

伺咸事成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

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

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答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

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

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
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
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
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及為刺史行部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
自言官寺盡蒲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
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
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
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
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

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吏所止理事處

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

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

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

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

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

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

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

移病卧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居也博問

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懼故事二千石新

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奮髯抵
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
廼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
者出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
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
耆老六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
簿師古曰以此教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
拜起閑習廼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袒
師古曰袒音紹謂大袴也

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

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
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
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
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
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
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
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它非
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
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以是豪強慙
服師古曰慙音之涉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

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長吏自繫

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

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

博迺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

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閣下書佐

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府告

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

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

晝夜馳驚十餘日閒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

口游徼職主捕盜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

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闕詣府師古曰伐

所經也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

部之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

翊蒲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

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

日言少仁愛而然亦縱舍時有大貳師古曰

不能便利於人於下也音吐載反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

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

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

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

恩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是何等劊也禁
反博辟左右問禁讀曰關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叩頭服狀博咲曰
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馮翊欲洒
卿恥投拭用禁師古曰投拭音能自
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博因
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不
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以言於博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
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
連守縣令久之名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
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

所匿師古曰積累前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
詐也音慢又功曹惶怖具自疏姦減大小不
音莫連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而
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
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博遂成就之師
連也言進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
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師古曰若兒
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聞襲殺之師古曰聞
郡中清徒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
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

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
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
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
剽日又師古曰剽劫也猶言三尺律令人事
出其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
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
爲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
反目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其條白
焉博皆名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
中八九師古曰中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

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
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
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
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爲
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初
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
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
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
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國之輔佐必得
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

日則法也三光日月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
星也分音扶問反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
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
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
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
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
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
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
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
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左史皆不

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
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
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
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
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節後二歲餘朱博為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勢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
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
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
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

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
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
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
夫而爲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衛反權輕非所以重國
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
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
哀帝從之廼更拜博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
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
屬大司馬冠獬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
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

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
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神古曰虞書舜典之
也辭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
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六吏所薦位高至九卿
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
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
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
以應古制奉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
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師古曰溥與普同立置
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

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勉而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漸廢替茲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

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博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譙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

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調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仵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汜音凡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

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勢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能官事又經三赦也更音工衡反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師古曰鄉諂曰嚮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

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劄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驕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驕音矯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聞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今晏放人執文字于莒立事在成十六年

命圮族于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

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基之漸也宜與

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

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名丞相詣廷尉詔獄

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

玄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廼登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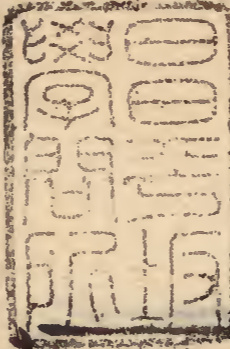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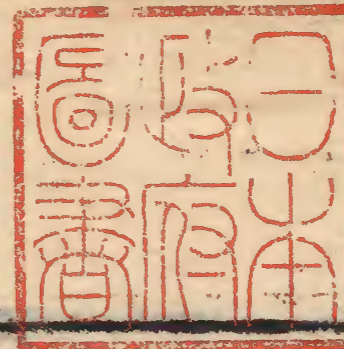
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宜

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

師古曰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

苛細也



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又見孝成之世委

任大臣假借用權借音展曰假音休假世主已

更好惡異前師古曰復附丁傳稱順孔鄉古師

日雅副也副其所求而事發見詰遂陷誣罔

辭窮情得仰藥飲鳩仰師古曰仰藥謂孔子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

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故贊引之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文化成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